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明 文 在

(六)

薛熙纂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 文 在

(八)

薛 熙 纂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明文在卷六十四

記

成趣軒記

胡翰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己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爲得矣。大叔之田。虞民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爲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爲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卽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客睦州城中。有屋數楹。僦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耕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恆懼不給。非有三徑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以故人居中。州者爲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單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予以爲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予每恨無以得之間。從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頹乎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託於田父野老。相與款門一笑。於願足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廡。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竟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外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闔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予聞過之。延實爲具飯。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飯。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予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會。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之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旣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世有堂記

歸有光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襄陽。富人延之教子。其性獨好。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捷

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耶。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爲固耶。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鑿。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鑿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遝。觴詠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求予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予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杏花書屋記

歸有光

杏花書屋。予友周儒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儒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漫。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儒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爲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儒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伶仃孤苦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儒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爲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爲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爲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開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於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爲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儒允兄弟雖抱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衝。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爲深遠清闊。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

歸有光

一卒。衣阜衣。承迎左右。爲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承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期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旣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爲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雖然。求爲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寶界山居記

歸有光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隴。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澹森瀕洞。沈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奔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水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予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

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歎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坦齋記

金寔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闔閭中。樸然一室也。署其題曰坦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樂乎平易也。先生幸有以教之。予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今人鮮克由之。豈世方以奇崛爲高。詭脆爲安。好僻怪而樂深險。以平易爲不足爲。故弗由耶。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江流一碧。巨艦中浮。風濤不驚。棹夫唱和。處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平易。故能坦坦也。若夫攀危徑。履巉巖。臨萬仞之壑。逆百折之瀧。未有不神禔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烏能坦坦哉。君子察夫是理。恆置心於平易之地。舍躁而趣靜。遵分以循理。久則心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人有蕩蕩之稱。皆所謂坦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矣。水陸舟車之喻。僕未暇遠觀焉。試以日接於目者言之。僕之居四通八達之衢也。雞鳴而起。貴賤紛沓。鶩利達者。躋攀於分寸。殖財賄者。較量於錙銖。百技衆工。四方所集。忻者笑。戚者悲。怒者搏。強者欺。詭欺擲。揄滑。擠突。梯。千態萬狀。以求售其術。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僕於是乃求喧中之寂。掩戶以息。香一縷。書數十卷。或從事於咕嚕鉛槧。資之以爲養。此外殆無營焉。願因先生之言。勉其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知其不

可也。於是舉凡布席、豆羞、觴醕、樂予於齋內。獻酢互更。懽然洽矣。爲之歌曰：坦兮坦兮，去爾叮咛，絕爾多岐。遵大路兮，以遨以嬉。秣吾馬兮，膏吾車。吾與爾同歸。宗政吳人，敏而好學，善鍾王楷法，爲時輩所推讓。搢紳大儒，皆樂與之游。宗政漠如也。其自待與其名齋，若不相背馳云。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邱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託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觀覽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以營苑囿，而止於歲時十一之遊觀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又其贅矣。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予旣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鬻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於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旣水之變者也。

夫天下之物莫文於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則爲天紳，立則爲岳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予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浮絕澤，放舟嚴灘，探其五泄，極覽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杜甫、李白、韓歐、蘇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性，無不畢陳於前者。或束而爲峽，或迴而爲瀾，或鳴而爲泉，或放而爲海，或狂而爲瀑，或匯而爲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予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媚，是猶膠固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予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予堂何病焉。

長林亭記

莫雲卿

長林亭者，呂子心文之所築也。呂子性好竹，既拓地宅居之，後倚城環堵而爲園，園曰友芳，開方數百餘武，度其左偏東之北，臺榭花石陂池，分布周列，深宛而可游也。其右偏西之南，皆竹也。大都得拓地之半，延袤而成林，引而望之，翛然遠矣。分林而爲徑，徑有曲沿，架石而爲梁，竹下置磐石，石方正堅潤，如彈棋局，可憩而憑也。旁竹屈垂，時時拂掃石上，初無塵垢。風至，竹石之韻，泠泠相發，聞管簫音。於是呂子樂之，鑄石銘焉。久之，懼爲風雨苔蘚之所剝也，則又刪竹，覆石結茅而爲亭，亭不盈丈，周無牖戶，耳目虛朗。呂子雅慕閑靜，日徜徉林間，嘯歌自適，或倦而小憩，或醉而待醒，或擊拊以佐嘯歌。於是呂子樂甚，予嘗從

雲間一過。呂子弛然憩予於斯亭也。謂予曰：吾樂於斯亭也。子知之乎？吾方愛竹。竹成而得几。又因几而得亭。三者不相期而相得。吾未嘗有意於其間也。然林得竹而幽。竹得几而清。几得亭而勝。蓋長林之趣。備於斯亭。三者相得而成林。吾亦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子入吾林。憩吾亭。得吾之樂也乎哉？予曰：子信樂夫斯亭歟？几歟？竹歟？夫竹宜閒靜。亭宜嘯歌。几宜倦宜醉。宜擊拊。數者合而後樂。皆子之境也。吾視吾子。機械不藏乎心。得失毀譽不戕其真。形在六合之內。而神游八極之外。莊生有言曰：今之隱几者。非吾之隱几者也。又焉知夫樂在於斯亭歟？几歟？竹歟？彼弛然置我於斯亭者。子歟？我歟？不得而知也。夫如是。子之樂殆庶幾哉？呂子驪然而笑曰：有是哉。言近道矣。書以記之。

歌庵記

陶望齡

酣中閣之前。隳地從丈許。繚垣爲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溉之失節而槁。遂爲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歌庵。奉親之暇。輒憩息焉。故稱庵曰歌也。噫嘻！士君子所驚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予之羸憊迂愚。卽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紮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蹄願息。弱羽念棲。棲息之後。視駿馳鵬徙者。覆以爲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聾盲之苦。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知止。非惑也歟？庵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惰而寢興。于予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謁蹶奔走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予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

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歟。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謂惰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止息者矣。名庵所以志也。

寶善堂記

唐時升

子己之歲。晉昌唐君作堂於呂野涇之陽。重廊周匝。曲房相次。莫不欣然以爲宴遊之適也。君顏其堂曰寶善。求予文以記之。夫金玉珠璣犀象之屬。世之所謂寶也。無論取之難。而亦保之之不易。至若周之弘璧琬琰。天球及諸侯之寶。如魯有夏后氏之璜。趙之璧。梁之珠。楚之白珩。當時所謂鎮撫其國者。而君辱地削寶無與焉。夫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若飢渴之於飲食。童而行之。白首而不倦。厚施而薄望。多喜而少怨。此豈非世之所謂善人長者乎。是寶也不肩鏹而莫之攫。不兵甲而莫之爭。置之通都大市。傳而玩之者。日千百。而莫之毀。出入於奸人暴客之中。亦知愛而衛之。相與太息。而化其貪冒恣睢之氣。更又可以施之人人。老子曰。旣以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及留之子孫。世用之不能盡。雖隋珠和璧。豈可同日語哉。君長者之譽。洋溢於邑中。則予所謂童而行之。白首而不倦者。真其人矣。今顏其堂以示子孫。子孫且世守此寶。而登斯堂者。因其名以得君之寶。人人且分而有之。垂囊而往。兼其而還。惟其所欲。莫不如意。而君之所有固自如也。則斯堂之善。豈獨登覽宴語之美而已哉。是爲之記。

明文在卷六十五

記

賜遊西苑記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尙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卽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壁掩暎。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假蹇。如龍奮爪。擎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峩峩。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最屬齷齪。蘇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膠葛蒼翳。兩掖疊石爲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

而來。流入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暎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靄雲濤。朝莫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瀉。最爲可玩。水聲冷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闌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遊陽山記

胡廣

永樂三年秋八月。皇帝因建碑孝陵。斲石於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以丈計者十有四。而有奇。闕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罅。廷臣往觀之。且相其制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畢。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臣往觀。於是學士解公大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己未早朝罷。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鋪外人家。夾道連續而居。間有市肆。直抵滄波門。門外隔平疇。山蟬聯起伏。卽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煙林村落。遠近曠帶。耕夫餉婦。橫縱隴畝。有刈禾黍者。有登禾黍於場者。有輓車以載者。有汲以灌畦。

者有蕪草萊者。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塍畔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有古石橋，頽其半，石墮塞橋下。人取便，從下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北有土溝，間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牆，就以疏牆內流水，由拒馬牆折北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幼孜與予乘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依阪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間少折而南。予將循阪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由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棧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芟數百餘里，以舍趨事者，樊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二，水甚清。出門上百許步，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斃之以爲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予足力稍疲倦，心急欲觀之，雖疲亦趨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歎息所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巖不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鑿頭者，窺窬者，窬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予將俯觀，心掉股栗目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石立久之，予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澹然於煙霏霧靄之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峯，峭拔如削，卽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塚，相傳曰葉丞相墓。按金陵志，葉祖洽墓在宣義鄉，卽此是也。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於真州，奉敕葬此。蓋葉丞相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峯，上於天際，秀立如玉。

繁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蔥蔥。結爲龍文。散爲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過午下山。回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澗上。兩旁皆松柏。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創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尙存。有古桂二株。其木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蔭有古井。水滿而清。汲以烹茶。味甘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鈎衣。以手蹇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涼。寂無人語。但聞蟲鳴唧唧。窗外落葉。撼撼作聲。予久不能寐。地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於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璩篆書金剛經觀之。至莫而還。廣自惟以匪才際遇明時。荷聖天子寵眷。置於侍從。優游禁闕。無所裨益。夙夜悚懼。況敢爲暇逸之事乎。屬聖天子致孝皇考。樹石園林。昭功德於萬世。量其制作。不敢以忽。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徜徉於山水之間。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皆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禕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爲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予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

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卻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壑。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枯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名巖石。未久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予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趾。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壅。初寺僧作石雷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湔。又鑿石作此池。卽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贖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葛俊德。游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予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予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瀟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予命取水煮茗。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莫乃回。六月十日。予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予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爲溪。所經

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灑灑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昧予以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而語。予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予指覓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予未起，應叩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予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予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爲予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卽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丫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陵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尙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予諾之，未果爲也。

遊龍門記



辭 璿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緣東南麓，穴巖構木，浮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

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疎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甃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爲樓樓心穴板上置井床轆轤懸縵汲河憑闌檻涼風飄灑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躋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若礦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煥但淒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某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遊草堂記

薛瑄

景泰元年九月某日僉都御史李匡約子泊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同爲草堂之遊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爲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王崇尙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每歲時良辰勝日蜀之衣

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髻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遊其地人物車馬雜還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爲蜀中之勝跡朝之搢紳大夫有事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旣爲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之湍急鏘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洄澤之澄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疎篁折葦遠波之浴鳧飛鷺皆足以娛心意而供出游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遇仙過橋有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卽其地以爲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有曰草堂寺者蓋自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中堂三間以爲遊者宴息之所最後堂三間覆之以茅蓋蒙子美當時之草堂也予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蓋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聲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留小酌至莫而歸予惟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爲塵土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工而凌跨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爲女子小人盡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黃屋出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祿號爲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頓顛賊庭受其僞職子美在當時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污其視失節之臣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迺嚴武鎮蜀奏爲簡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頓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炯然不忘故其發而爲詩也多傷

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尙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賊中之一節爲然也。且自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臺巨榭。歌臺舞榭。蔽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今皆消滅殆盡。寂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爲後世之所景慕。興葺遊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天地相爲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美殆近之歟。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北。卽青羊宮西來所過橋下溪是也。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言須晚尙可。及滁洲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輻釜。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闕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子計此關乃趙點簡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涉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邨。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

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礪。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峴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雨中泛湖記

許穀

嘉靖丙午。予以罪放逐於武林。將與箕泉王子訂湖山之約。每苦風雨猛烈未果。俄而南溟楊子放舟自海上至。問訊謫居。敦厚友誼。於是慨然命駕。斯遊遂勇。時二月廿一日也。是日零雨初歇。旭日微暎。和風徐拂。淡煙未收。乃並轡聯輿。憩於靜慈之上。八窗洞啓。四天豁然。湖山青蒼俱在目睫。寺卽倚南屏山。山有怪石長松峻嶒聳震。人語不聞。松濤遞響。真若萬馬騰空而下也。人謂湖山縱觀。以此山爲曠。豈不信哉。頃之陰雲半合。微雨漸零。薄飲初醺。榜人適至。相與攀蘿泝堤。坐於青舫之上。於是煙霏迷護。水波蒼茫。羣山疊岫。恍惚如失。循六橋而下。則紅桃碧柳。隱隱有芳菲之色。鷗鷺出沒於滄波之間。若與人狎而不去。艤舟孤山。猶見和靖之墓。回視寶叔浮圖。微有髣髴而已。幽興勃然。舉觴無算。僕有善歌梁州者。悲切可聽。乃復秉燭流連。踟躇各不能去。噫。嘻。此可謂之人間。而非蓬萊弱水乎。予謂良友罕覲。佳景難遭。放浪而會。乃成懽悰。予與楊子。別已六年。與王子。別蓋十有五年矣。書劄相傳。恨不能會。今會乃在湖山間。復值此景。豈非數之前定者哉。且人之遊覽。必選晴霽。今觀煙雨之上。泛舟者幾人。乃知寂寞之濱。人

所不愛。貴在自得之耳。況乎紅英半落。綠陰漸成。春且闌珊去矣。必埃惠風和煦。豈不晚哉。然則吾二三
人者。不暢鼓劇飲。負於斯景多矣。然二君行且登朝堂用世矣。予將抱拙邱園。歌詠煙月。他日儻訪予於
白鷺洲南。握手道故。豈能無感於斯言也哉。

雲巖雅集記

徐有貞

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於茲矣。閉門卻掃。非湖山之遊不出。出則孤蓬短棹。飄然往。愴然還。而未嘗有
同遊同樂者。甲申秋九月上日。自在居士自玉峯來。始相約爲登高之集。約所登曰。山之近而佳者。則武
邱之雲巖乎。約所集曰。凡吾詩社中人皆可也。然不必期。翊旦至者即與。及旦而鹿冠道人自東原至。愛
雲道人自牆東至。醒庵未庵兩文學。至自淥水園。翁乃與之載酒肴出闔門。訪得居士於畫舫。而長沙幕
賓繼至。遂卽舫中張宴。爲水嬉。望山而進。日卓午。乃至。而吾七人皆古衣冠。步入山門。笑詠以登。巖緇野
褐。盱眙相視。迎而導之。自麓及巔。凡臺殿亭館之有名者。必造焉。旣乃遵鶴澗。過松庵。循劍池。躋雲閣。列
席而飲。用司馬公真率會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算。於時黃花方盛開。采英浮白。薦以紫莢綠橘。而山珍海
錯間之。每酒行三五巡。則一淪以茗。故雖酣不醉。醉而不亂。間起而延佇巖阿。凭軒以眺。邇而千章之松。
萬竿之竹。雲作之色。風作之聲。海濤怒鼓。天籟和鳴。目眩耳聳。應接不暇。遠而陽華諸山。自乾而離。陣列
車連。衡絕乎莽蒼之野。具區之浸。自坤而巽。匯乎三江。極乎雲海之涯。塊坱混茫。與天無際。使人神爽飛
越。將與造化上下。同流而無間者。因相與尋句。吳之遺跡。弔闔閭之玄宮。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
嗟竊圖之易泯。而知有道者之無窮也。居士乃倡爲四韻之詩。鹿冠繼之。兩文學繼之。愛雲長沙又繼之。

而翁則旅酬而遍和之。惟古以菊節登高。必以詩酒爲樂事。然能兼之者鮮矣。孟參軍之於龍山。有酒無詩。陶徵士之於栗里。有詩無酒。老杜之於藍田。小杜之於齊山。有詩有酒。而無屬和之什。且彼晉唐中季。人亂日滋。其皆不能無憂。而我輩幸當太平之世。以時遊行。而兼有詩酒賡酬之樂。然則斯集之雅。蓋前此所未有也。於是爲志。居士爲玉峯。夏仲昭。鹿冠爲京兆。杜用嘉。愛雲爲吳興。施堯卿。醒庵未庵。皆陳氏仲孟賢。季孟英。長沙爲彭城。劉廣洋。而翁則東海。徐有貞云。

明文在卷六十六

記

琅琊遊記

宋 濂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秀麗偉拔。爲淮東奇勝。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卽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泉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琅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俗傳漢高祖飲馬於此。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修所發。泉上十餘步。卽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卽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惟涼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卽歐陽公養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於滁。會旱曠。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二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歷。爲作闌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鶴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澈。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惟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

商卿等題名尙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已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爲堊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爲。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爲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磴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歷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卽張文定公方平寫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惟新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益。秦王伴讀趙鑄。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濂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憩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臥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爲一方。鐫勒其中。自皇佑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泉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鑄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池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歷井。井亦

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荆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以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於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耶。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人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釋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廁跡朝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耶。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交潔。水落石出。字爲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石云。

遊鍾山記

宋 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卽其地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部婁小邱。部婁蓋舒王病溼。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修靜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王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職者栽

之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惟寺爲盛。近纒於兵外。三門僅存。自門左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上人出。三人自爲賓主。適松花正開。黃粉麩。麩觸人捉筆聯松花詩。詩不就。予獨出行甬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至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居。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楹。中斲爲方。下刻二鬼擊之。方上書云。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螭匾。法定爲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剝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卽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戛戛起巖草中。從此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偃。唯泉紺淨沈沈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事。廁以險語。聽者爲改視。明日甲辰。予同二君遊崇禧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略具。揉柏爲麋鹿形。柏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挂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薺。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額。額有癩可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扶兩騶奴登惟秀亭。亭

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屨。倚騶奴肩。蹉跎行。息促甚。張叟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溼。牒牒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閣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卽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思欲借榻。擢臥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澗水澎湃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榜厓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盞。有龍當可居。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鉤衣。足數躓。咽脣焦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卽踞泉甃。嚙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嚙神明漸復。庵後有太子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遊。庵中僧出。肅面有新癩。詢之。卽向采葬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着核滿地。一髻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噓。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劉君曰。是矣。子幸不葬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至憊笑釣之。出異響。畏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往。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惟衡廬。

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勰。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烏沒雲散。多不知其處。惟見藁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尙何望哉。他尙何望哉。章君約重遊未遂。因歷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遊荆塗二山記

宋 濂

濂旣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跡。惟塗荆二山最著。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踪。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往遊焉。予將度淮。狩於王莊。先生宜泝流而上。屆今懷遠縣以俟。濂奉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乙巳發舟。庚午日曠。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駐驛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宮。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度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爲塘。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磬石。青綠間錯。頽然欹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爲石連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插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禦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惟頽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

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爲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林。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躡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奠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爲郡。命鍾離尉丁夫榮作石。未泐。文尙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爲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以粉黛飾其貌。聞之不覺失笑。山均舊有僧房。今廢矣。俟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度河。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濂亦下麓入鱗廟。見所題碑。神號鄙俚。棄而不睨。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爲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鬪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爲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坂。奇石駢立。玄質而白。綠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至青峯庵。足倦遂止。時青宮已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鶡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

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古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卽今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僞耶。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挂漏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賢。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子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業。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予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予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殺出遊。隱溪乘小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

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樹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予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予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予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語隱溪。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予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予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跪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詩。道士起舞踟躕。兩童子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予慘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歎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予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予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予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予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予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

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乎。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明文在卷六十七

記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牖碑記

宋 濂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於湖。醜爲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於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奇。渠之下流。建二石牖。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恆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圯。傍縣亡賴男子。當早曠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鹵水或乘潮入。善禍稼。舊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辛亥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決隄。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爲隄。自蓮花池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爲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牖無難者。會侯召入爲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牖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櫛櫛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敷以石。兩翼四隅。咸斂整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鏤坎陷版。以爲縱閉。復隨土形崇庳。疏級爲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櫛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有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牖。廣減前牖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櫛。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於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

朱君右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其爲法甚備。其爲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稼。以爲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蓄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爲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爲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荆葦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爲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爲牖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事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動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隄別自有記。茲可略云。系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所瀦。在彼海邦。醜爲通渠。行水委蛇。漑稻與秔。制水有牖。因時闢闢。其法孔臧。農政斯缺。惡壤爲場。水失厥防。侃侃唐侯。爰諮爰諏。中心盡傷。曰是弗修。民焉有秋。敢視爲常。乃登窳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畝會其粟。工來以族。筮日奏功。琢石於山。樹樞於灣。以楫以梁。決塞有關。旣堅且完。若首有肱。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隳我疆。行彼赤日。清流滴滴。黃茂芄芃。食維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葱珩。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古法寢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漢吏曰循。惠乎烝民。唯此之獲。矧乎鉅津。北枕海濱。澤被五鄉。侯治之棘。行履心惻。不齒父兄。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 輿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屬於江。北達於淮者也。皇明宣德壬

子平江伯陳公瑄。醜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豕江口四牐。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茲久。中多壅闕。舟旣不通。牐亦隨毀。迺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昇。以爲言。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隄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牐。其大橋新開牐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牐。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牐五。以防汎溢。淺鋪五。以備疏淪。至於洩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者。無不爲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作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昉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牐置堰。宋至紹聖。易堰以牐。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爲切要。漕法之講於儒先者。最爲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爲豐溢。大抵建國於西北。爲不拔之基。取材於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戾。興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爲。濬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旣淤淺。不勝重載。則個常州孟瀆河入江。逆流而趨伊婁。回遠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旣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旣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投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卽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烝徒懽呼。無事轉輓。篙工舵師。枕臥而至。其爲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略。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羣議。茂績成績。施加當時。敷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李公字咨德。西昌人。巡撫淮南。焯有風烈。郭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亦累著奇效。以不繫於茲河也。皆略而不

書而特書其興利拯患充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爲後者勸云。

救荒滄記

唐順之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溧陽史君恭甫旣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滄以匯水其沙漲滄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陂棄爲曠土久不可芟君旣隱民之飢則計之曰古蓋有興役以救飢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爲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滄是吾以故粟爲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滄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濬可防測水以準而彊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攜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芟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麩菽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饔飧飯餼列舍相接蕭然如處邨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救者汲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臥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爲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滄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堤之外又環之爲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爲北池而竇其東西陲以通中池之水出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滄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內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其土高築之以爲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適登民謹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爲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共墾田四百餘畝爲圩者三潦則水礙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滄而田之家多賴於濟自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不相

瀾瀾各效其職。以宜地產。崔蠶既去。生我稻粱。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緣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蟹
鱸羸。生生不泯。於是卽其地立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
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渰曰救荒渰。以其邑人進
士繆君所爲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以聚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卹。以通其羸乏。猶懼
其未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是
彌縫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必見收卹於閭里。不見收卹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
瀦鉅野之間。其生路爲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旣
疎闊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飢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予親見乙巳之災。流莩滿野。民之不
忍爲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予思欲上下強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
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瀦野間田則
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興。是以主與藪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爲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
其不爲迂闊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旣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行
之則易。君旣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己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飢者然。以是知君之爲尤難
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效。豈小也哉。予旣自以其無力。
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爲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磊落多才略。嘗爲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
施諸家者若此云。

華氏義田記

唐順之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腰膂手足之相與爲一體。其財賄如津液之經緯營灌於其間。唯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臃腫羸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爲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厭臠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爲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爲。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爲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纖齎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爲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爲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旣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爲。而宗法非上之人爲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旣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爲義田。推其遠胄。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樁瘞。給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衆。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樁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爲此舉。

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爲近古者乎。予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與廢之說。而爲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尙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常熟縣趙段圩隄記

歸有光

虞山之下有浸曰尙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埂之人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隄。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興築之。弘治間復淪於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爲己業。傾貲爲隄。隄成。填淤之土盡爲衍沃。而請記於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於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於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於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晷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昌平州義莊記

陶望齡

始吾鄉人白君受采。率錢爲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門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旣成。前宮諭張公元怵爲記其事。哀越之土壤。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帝京四方賓旅所驚。而越人以貧隘輕去其土以來。固亦宜然。若昌平陵邑。旣去國門而邇於塞。其城郭公府市廛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

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走於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令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齒草野。無以葬。天沉雲霧。風悲日曠。游魂滯魄。嘯呼於昏煙枯草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里以死。無抔土以掩其骸。將亦有迫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於道路之訛謬。夢想之眞贋。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鄙。疾疢呻吟。還望京師。已蕭然有故鄉之意。沒而有知。且視齊化之藏。爲邱首。而不可卽。此亦生者之深惻已。滕君驤客昌平最久。慕義履仁。慨然發議。營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捐金若干兩。所醺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予文以記之。予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邱也。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明文在卷六十八

碑

敕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 訥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於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續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尙書臣秦達奏成功。請文劄石。詔臣訥爲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王五帝。祭於肆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諂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伴列像於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於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頌。神格洋洋。所以推維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

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爲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爲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於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於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新宮，有恤而闕。貌像既嚴，皇靈斯莅。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大明敕建太學碑

宋 訥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願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雞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興一代學乎？羣臣稽首曰：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投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榘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室，井覆有亭，物貯以庫。餼廩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

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上躬行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達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敷執經。祭酒臣吳顥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上又賜敕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於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於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爲國家楨榦。作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願臣膚陋。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臣伏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武輝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效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麟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鏘。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啓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祚靈長。願佑皇圖。萬世無疆。

敕建禮部賜宴之碑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尙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以示久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部在唐虞爲秩宗。在周爲春官大宗伯。所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左侍郎兼南京國子祭酒。奉命還禮部。數月陞尙書。上諭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祇奉。天地宗社暨於百神。以迓福生民。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彝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佐予理。無忽。爾惟寅惟清。用懋副朕命。濙拜稽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萬一。蓋上所命濙與虞舜卽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大位以來。祀享受福。川嶽奠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沴不作。遐裔畢來。禎祥之物。駢見疊至。皆本於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也。於時北京創建未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蓋未暇及也。一日濙奏事殿中。上曰。國家大典禮。悉隸禮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備。敕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爲正堂。堂之側爲司務廳。前爲周序。爲中門。爲前門。正堂之後爲後堂。左右爲賓客之位。後爲庖庫。堂序之外爲四屬儀制主客在左。祠祭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左。其地亢爽。其材堅良。高明邃深。制度弘偉。方之近代。綽乎過焉。旣成。以聞。命京師諸司長貳咸往落之。命光祿賜宴。恩澤之隆。羣情歡溢。咸謂皇上惇典庸禮。啓自宸衷。始作斯宇。甚盛舉也。臣惟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敬者也。用之事神而神享。用之爲政而政修。用之教化而教化孚。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禮所以爲天下國家之大器。不可一日無者。而典之必得其人。惟皇上知之明。而行之果也。然臣伏覩未作禮部之先。有司以上所居宮殿庫隘。請拓地改作。上曰。朕方倦倦。息民爲心。居室豈今所急。卻其奏。旣而出璽書。

命諸司詢民瘼。施賑貸。已逋責。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材已具。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於自求逸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敬哉勿忘。又卻其奏。而出璽書。敷布德恩。存卹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弊舉廢。修懷保之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與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爲先務。而再卻有司之請。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又繼以詩曰。

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敍以敕。人文以宣。其用之嚴。曰郊與廟。教化制作。咸禮之要。皇明龍興。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皇帝繼統。躬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北京。視周之鎬。桓桓六卿。羣辟之表。有虞秩宗。咨命伯夷。帝謂臣濛。往哉汝諧。肅肅三禮。汝祇相予。凡百儀度。汝慎攸司。爰初經營。六官之府。帝謂臣濛。權輿宜汝。龍章自天。臣工祇率。力齊材良。成之不日。天闕之南。端門之東。輪焉奐焉。閔廓穹崇。維皇明聖。以禮爲國。維明維果。有此奕奕。維孝維恭。大禹攸同。約已勤民。非食卑宮。於卹無告。惠鮮鰥寡。文王小心。日不遑暇。仁澤流霈。源源弗窮。悅懌歸赴。如川之東。禮序樂和。化溘俗厚。龜龍在沼。麟鳳在藪。體信達順。維聖之功。執事有恪。維臣之恭。夙夜其勤。式告有位。維寅維清。以熙帝載。

敕修河道工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民。阨於昏墊。勞於湮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卽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

治。欽哉。臣有貞祗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羣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歟。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於濮陽之灤。又九里。而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於李舉之崖。由李舉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瀦之潭。乃踰范蠡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曹南鄆北之水。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榷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

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汝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益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繩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藁積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水官佐工部主事臣詡。參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爲惟水之治。自古爲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漑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疊年。費皆鉅億。若武之瓠子。不以漑。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璧馬。籲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焉。無弗便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特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乏。不可以嫌故自憊。乃拜手稽首而爲之。

文曰。

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節以蒙。見沫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乃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會靡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疎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掃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惟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之貞石。昭示無極。

敕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胡廣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羣有司。毋擅用一夫。取一財。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熙洽。及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羣臣。曰。王者建都。必營宮殿。朕肇建北京。恢弘舊觀。以永詒謀。願興作事重。惟恐煩民。然不可後。僉曰。陛下慎卹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於趨事。皇帝曰。爾往試哉。乃命入山以伐材焉。用民力十取其一。給以廩食。歸其傭直。而民欣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程督而集。工部尙書臣禮。取材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圍以尋丈。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傭萬夫力。乃可以運。將謀刊除道路以出之。一夕忽自行達於坦途。有巨石嶮然當其衝。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巖險。膚寸不損。所經處一草不偃。百工執事。顧視謹譁。踴躍交慶。事聞。廷臣稽首稱賀。謂聖

德所致。皇帝辭以弗逮。推功於山川之神。乃遣官以牲醴祭之。將至之先。大雨洗塵。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然穠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灑滌游盆。俎豆既陳。羶香舂蠶。玄雲條消。天宇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飈徐來。神用居歆。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爲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答神貺。命臣廣爲文以紀其事。刻之於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幹旋萬化。陰陽鬼神。隨機應勤。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爲。嘉祥沓至。是以山川之神。協贊眞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達物表。有不可以智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矣。夫充塞兩間者。鬼神之功用。若川泳雲游。日烜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迭。歛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跡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星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力。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闕默輸。實由聖德感孚。神明協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見聞之可知已。夫人之所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能。而測夫鬼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況凡天下名山大川。奠於方域之中。出雲雨產財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而神木之山。所產良材。自萌蘖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闕呵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之效其靈者。非一朝一夕也。茲今之顯應。所以兆皇帝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可以少哉。稽之於傳。凡有功於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著。實爲偉茂。載之祀典。於法允宜。臣廣再拜謹書其事爲記。并系之銘。以頌歌聖德。且以敷揚神休。銘曰。

皇帝受命。統御萬方。六合泰寧。物乂民康。端拱垂衣。無爲而治。蠻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孚。百靈具歆。壯哉北京。龍飛之所。帝用詒謀。大啓厥宇。慎卹黔首。咨詢在廷。庶民子來。於始經營。

皇帝有詔。取材於蜀。神木之山。岷峨是屬。榘楠豫章。絜之百園。神用呵闕。以需於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悉呈弗掩。良材丸丸。孔曼且碩。載而輸之。萬夫之輅。肩巒峭壁。轟轟崇崇。深谷豁豁。飛流怒淙。有巖厥途。其石截業。徐步曳武。猶慮僨跲。方謨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宵行。越澗踰壑。砰磕如雷。巨石礪礪。隨擘以開。維山有神。維神昭靈。默驅六丁。佑相皇明。神衷顯宣。嘉徵斯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歲以享之。醴清牲腍。邊豆淨潔。肴羞維旅。羶香有苾。春蘿蔚陰。秋菊垂芳。禱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駿奔。秉虔以對。濟濟鏘鏘。罔敢或懈。神之來享。驅靈駕風。翳以鳳凰。睠以虬龍。靈旂揚揚。神既降只。鼓鍾鏗鏘。神醉以喜。神永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氓。易沴作禳。皇德同天。幽明畢被。創制靈祠。以茲神祀。礪石刻銘。茲山實侔。頌宣皇德。永著神休。

明文在卷六十九

碑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遊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故宮。平沙四漫。遐盼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孰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畊。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畊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當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天之道也。霸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者。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於菑者也。大梁以菑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江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尙能粒。

耶。畊耶。廬耶。能魫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江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以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摠摠兮上下。羌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絙絃兮鐘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饜饜兮來至。風冷冷兮堂戶。舞我兮我醕。尸既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莫兮。尸奈何。風九河兮濤莫。雲曠曠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旛。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吾民。

孔氏家廟碑

胡翰

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卽其故宅爲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至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仲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躡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於衛。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於朝。始賜田五頃。建宮牆於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

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友端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祀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圯壞不治。己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卽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修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於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闕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清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續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於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豎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實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率履。弁烏裳衣。陟降庭所。黍稷臚脯。薦則有體。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蒲州廟學重修碑

薛瑄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仲秋上丁凡一。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

享從祀於殿廡焉。廟後列堂齋爲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各有其宇。然或敝於久。或缺於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今徐守孚。浙右台之黃巖人。家世業儒。旣由庠序中鄉舉。游賢關。歷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講聞。乃來知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修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神庫神廚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數。復外爲周廊。以障風雨。神庫等屋。悉加修治。生徒雖有講習堂齋。舊乏退息之室。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樹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官。民不知擾。而役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於是神宇學舍。巍然秩然。莫不峻整。分訪郡之先達。可爲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而役之成也。咸願有辭。以饒諸石。乃來求記。予惟古之學政。考之戴籍可見矣。蓋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所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爲異端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爲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爲教。故凡五經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校之講學者。旣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治者。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爲教者之可擬哉。今徐守旣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

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俛焉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校政有實效矣。於是既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

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宇。靡不完葺。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礪琢。業必專精。於道自天。全畀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唐虞。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一。爰究其歸。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絕。術裂多歧。理難同轍。宋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外。政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於以表章。於以作人。人復知性。化底熙洽。茲類有政。政既理治。勗哉明誠。聲實永世。

嘉興路重修陸宣公書院碑

劉基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向。蓋其智足以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寵之而不阿。違之而不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真可謂大臣哉。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報效。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其揆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嘗怪唐德宗。以猜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膂。視貨賄爲性命。臨患難則姑息一施。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致藩臣叛命。士卒離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及觀唐史。稱其出居艱阻之時。謀猷參決。一出於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所爲。然後知其得人以扶持也。昔者隨有季良。不滅於楚。衛成公有寧武子。不死於晉。無競維人。不然殆哉。況公之言。德宗不盡用也。而僅用其一。猶足以轉危爲安。易敗爲功。使其能舉國以聽公。周宣漢光。

不難繼矣。惜乎其中信用羣小而棄公也。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今天下之言時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然則公之志雖暫屈於一時而終伸於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寤時君而足以淑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公浙西之嘉興人。嘉興郡學舊有公祠。其詳見於呂公祖謙之記。而郡城之東鴛鴦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生於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爲書院。丙子之歲書院延燎於兵而公像故存。衆白郡迎置於太初堂。因以堂爲書院。大德九年濟南趙魯爲山長。病其簡陋始改作之。其詳見於牟公獻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爲墟。泰定中有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於書院。是歲六月其僧復賄有司剋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四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爲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學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官方君道彜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爲先聖廟兩廡儀門東西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爲宣公祠祠西爲室東鄉以祀郡之先賢其外爲三門廟東爲講室其前軒乃舊扁曰仁義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又增買蕩地若干畝以益廩膳庖廚倉廩各得其所將成而公改除海道萬戶。於是以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經始於至正十四年四月竣事於十五年二月董其役者嘉興縣丞善慶路吏施淵顧選及前山長王玘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雋也。旣成使請記於劉基。惟孔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學孔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昔人以宣公祠爲書院有以也。夫劉公用方君言撤浮屠以復書院可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序而銘之曰。

夫子大聖。不遇於時。既沒之後。爲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降及異代。人以爲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唯禍之隨。詭遇有獲。君子弗爲。身黜道光。雖止不墮。郡守孔良。百廢咸支。爰崇其宮。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勿替後人。尙永無虧。

明文在卷七十

碑

精忠廟碑

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騫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救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王風幾淪。兵禍方熾。不啻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勅。遂平南北羣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能始終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蔽於奸。忘讎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鄜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洛遁。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偏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

魏相之忠與之協耳。不然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卽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楡之賊。王旣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爲。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之八月。皇帝初卽大位。以統幕師。上皇未復。寇方內偪。乃命侍講臣程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略。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程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旣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效力。其明年春。理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旣成。敕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於碑陰。又爲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旣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邱昔仗劍兮。南遊。刷國恥兮。復君讎。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奸兮。忠是尤。神胡爲兮。滯留。駕風鵬兮。騁雲虬。媿鄉邑兮。少休。罍有醴兮。俎有羞。式燕享兮。春與秋。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容與兮。翱翔。肅羽騎兮。成行。變強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傷。蠲我祀兮。烝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王世貞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丘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

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旣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爲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扼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尙書。參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刺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劓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旣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喁喁噓囁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會今天子卽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卽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蓋。令見賓。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而爲義。而尙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卽郡城西闔。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僅爲金若干。餘皆令遜所任也。旣成。而分守參政李君廷龍。率守維蓋。同守通。通守希仁。維熙。令遜。以狀來請。世貞言。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爲勳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謂狗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讎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則降虜矣。而鐵公之節。獨信於眞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子而無所羨。亡者之爲奸黨。宗族無瞧類。而不之顧。其事爲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鐵公之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禩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又不甚難哉。愚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雞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鑿之際。略其吠堯。而取其狗桀。以故其

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爲主死者比比。卽鐵公其尤者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丹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爲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觀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與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以銘。詩曰。臣有大綱。上以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夫。以釋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爲淮儲胥。不驚胡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陘。毀魄全天。賓於帝所。恒爲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僉僉。虬翼鸞。繚虹屈蜺。雙甄儷輔。疇右疇御。霹靂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驄。毋汗爾輪。靈之未格。立髮嚼齧。含意未伸。靈旣格我。管旨鬯芬。削厲爲忻。豐我稌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讀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斫。

義勇武安王廟碑

錢 福

義勇武安王關公名羽。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聲烈昭簡冊。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峻邨。軀懾其神。弔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仇。以洩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黜免之可剗得。其勳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有補於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以自爲呂布之所爲。不爾則遨遊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遙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於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六將以塞人

望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於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荊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羈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於天下者。徒以王之爲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旣死。而荊州搆釁。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而更有卓然者。是時操之賊人。已白之。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焉。然操尙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非惟智不操若。而得罪於漢室。抑又大矣。故曰。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操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正大之氣。非其所能擾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於王。豈理也哉。剛正之氣。人人同得。以爲人者。雖或屈抑於一時。而終當感發悼痛積之之久。而不可自己。然後吾心之神。若有所見焉。而神若有所答焉。此廟祀之所由設也。非謂王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碑末復爲些祠俾邑人歌以祀云。辭曰。闕。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張時徹

天下莫大於義。而強有力不與焉。莫善於公。而智計不與焉。昔漢鼎之播也。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以據江左。矜尙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興。間關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士也。當是時。敢有言相輔以圖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寒餓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遽許以馳驅。非徒以堂堂帝室之胄。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旣得。謀成掌中。光啓雄圖。上延絕

緒發獻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檄四馳。荆楚響應。直欲首吞鄴鎬。尾控伊洛。然後兼吳會而蕩楚越。侯之言蓋略酬矣。卽其所自施設。拳拳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爲務。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敵躄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苟能募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中道云亡。漢紐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峙之勢。薦駕戎車。未收混一之功。而仲達生走。平立死悲。後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彊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反畊。動有成算。八陣之圖。不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蓋非無智力者。故道化行於國中。風聲振於徼外。而頌功德。稱神明。巷祭而野祝者。環梁益皆是也。語所謂主而正直。則死而爲神。其然乎。其然乎。成都故有專祠。旣以合祠於昭烈。而廢。槩谷王公曰。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庸已諸。昔孔發如仁之歎。詩詠勿翦之思。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宮。鬼伯之構。環城以內外。蠹如也。而獨於侯之靳。豈所以彰哲軌而翼休風乎。是實在乎。其何敢後。乃請於蜀王。闢浣溪之隙地。而祠焉。而予實來代公。遂述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晉公之記詳矣。碑蓋以昭蜀王尙德之美。與王公興廢之績云。辭曰。嗟忠武侯。曷躬畊南陽乎。曷龍潛於淵。弗騰弗驤乎。曷四海鼎沸。如蝸如蟻乎。曷不吳不魏。枕高岡乎。曷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霸。獨以王乎。曷親吳讎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薦駕。亶劬勩乎。曷三分鼎立。戰玄黃乎。曷信義旣布。漢祚弗將乎。曷將星告隕。中道崩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鍾吹竽。鼓堂堂乎。曷踐爾籩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翺以翔乎。曷降鑿我民。四國於匡乎。

宗忠簡公祠堂碑

甄 貴

忠簡宗公宋社稷之臣也。名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以對策切直爲時宰所忌，調尉館陶。流落擯棄者餘三十年。靖康初，擢守磁州，未幾，金人入寇，長驅逼都城，四面勤王之師，遂巡前卻，莫肯先赴。公時奉詔爲康王副元帥，屢請督發，而王之親臣汪伯彥、黃潛善者沮之，勿聽。旣而提孤軍獨進，獨以忠義招來豪傑，所向屢捷。然亦坐軍勢寡弱，諸道莫有助者，卒無成功。及高宗正位宸極，公首入對言興復大計，流涕慷慨，繼被命爲京城留守，外禦強敵，屢出師破其衆，內戢巨寇，招下者不啻百萬，金人畏其威，自是不敢窺汴。公方身任中興之事，修立軍政，不揚威武，以圖中原，而復爲汪、黃所沮。凡有奏請輒抑不行，憂憤成疾而歿。蓋公歿而大事去矣。此公出處之大節也。論者謂公才略不世出，當靖康危迫之日，挈兵柄以付之，一惟其所爲，則二聖不至北狩，殫慮畢志於建炎之初，莫或肘掣，則南渡不至偏安，而齋志以歿，國亦隨之而危。公所謂社稷之臣者非耶？夫有臣如此，而擯棄勿用，宋之不競，竟誰爲之？此英雄之士所以爲之扼腕而痛恨也。公嘗以罪羈置吾潤，繼復有監酒之命，沒且葬焉，而潤故無廟。正德三年，江右侍御謝君琛來按是邦，覽郡乘而歎曰：崇祀先烈，國有彝典，矧賢者之所寓止，與其體魄衣冠之所藏，而廟不創立於典，奚稱？且是邦東南諸郡之屏障在焉，誠不可無昭示吾人者。乃申舉河南楊尹進所奏，列公祀典，仍命郡守羅君循經營祠宇，節推史君魯實董其事，相地於壽丘山北。期年告成，榜曰宋宗忠簡公祠。因舊諡也。旣而羅與史俱擢去，麗牲之石，未有文者。今郡守福建林君魁始專使來謁予文，予嘗聞之天下之分，莫大於君臣，而忠義之在人，乃人所固有，與生俱生，不可解於心者，而莊周氏乃謂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似出於勉強不得已者。此鄒孟氏所謂無君而深誅不聽者也。以公觀之。當其冒萬死以赴難。而違衆獨往。孰不笑其狂愚。而公毅然不少懼。泊其艱關備禦。震撼四至。屹不爲動。雖易簣之際。猶連呼過河者三。許國之誠。死而後已。是豈要譽爲名。有所勉強而然者哉。古之社稷臣。若漢汲黯。諸葛孔明。唐郭子儀。李晟。諸賢。精忠勁節。照耀宇宙。以公方之。所謂易地皆然者。百世之下。登公之祠。仰公之像。豈無聞風而興者乎。侍御與我郡守諸君。斯舉可謂有功於名教者矣。貴潤人也。嘗拜公墓。而樂斯祠之有成。乃述公平生與忠義之在人者。爲我邦人告。且復爲迎送神詩二章。俾歌以祀公。其詩曰。

其一 迎神

伐鼓兮坎坎。候我公兮山之坂。公之來兮駕雲駟。風淅淅兮雨冥冥。公夷猶兮入新廟。桂檀爲楣兮辛夷爲棟。懷故都兮沖沖。覽宇宙兮涕焉從。豺狼在都兮鱗在渚。皇不出兮公食無處。靡差潔兮薦予誠。指北固兮奠中泠。公不樂兮我心靡寧。

其二 送神

屢舞畢兮神醉。神既醉兮欲返旆。公之歸兮朝帝宮。左朱雀兮右蒼龍。荷皇朝兮錫純嘏。奠江山兮永終古。施我人兮寧厥居。疫厲弗作兮禾黍于于。我人報稱兮永無怠。儼昭格兮神嘗在。歌公德兮橫四海。

康山忠臣廟碑

錢繼登

饒州餘干縣之西康郎山。有忠臣廟。乃高皇帝敕建。以祀鄱湖戰歿韓成等三十六臣者也。廟貌煥赫。過

者瞻仰。歲久葺圯。成化弘治間。一再修葺。後又漸圯。垣頽宇傾。今康山守備陸君重光以告太守。於是捐俸搜羨。鳩工庀材。而屬之餘。于令何君夢星。兩閱月而工竣。重門崇深。堂階峻整。像設劍佩。奕然赫然。太守乃率屬僚祭焉。牲牢潔齊。椒醕馨聞。風濤翕忽。谷壑響答。如有鬼神之來。太守俯仰。几筵棖棟。而歎曰。偉哉。此高皇帝百戰之雄圖。所經始而萬年之大業。由此以定也。方高皇帝之自金陵下洪都。舳艫數千艘。戎卒二十餘萬。張六龍之吻。以包吞友諒。而友諒亦奮其鯨鬣。抗顏行以爭一旦之命。丁亥之戰。兩軍相交。帆檣塞江。矢石礮火。互擊呼聲。動天。煙焰漲空。湖水赤沸。此亦古今之雄戰也。當戰急時。我師少衄。諸將衝鋒捍之。多陣歿。御舟適膠淺。幾危。友諒推篷四顧。氣驕甚。將軍韓成曰。事急矣。乃用漢紀信計。衣黃袍投水。友諒軍益驕。平章徐達常遇春。遂同諸將奮前擊之。將軍俞通海。廖永忠。火艦衝其艤。燬焚幾盡。衆遂崩潰。友諒矢貫睛及顛以死。由此奠洪都。下武昌。擒陳理。奄有江楚。歸而定鼎金陵。論功疏爵。達遇春。永忠。通海。諸臣咸爲首功。受上賞。而抑知此三十六人者。身膏鋒刃。委命鯨鯢之腹。危身奉上。如是之烈也哉。此高皇帝所爲建祠特祀。而題其額曰忠臣良有以也。夫人臣遭會風雲。嘯虎從龍。居功易立。功難立。功易立。節難。漢高帝身經血戰。及天下已定。諸功臣徧封。而未見特褒紀信之忠。太史公亦不爲立傳。讀史者以爲恨。今高皇帝於戰勝之次年。卽追念死綏之士。而汲汲焉。疏封廟食之。不少後時。以激厲天下後世。忠臣義士。捐軀殉國之心。所以癸卯諸臣。生嬰鋒鏑之危。而壬午諸臣。死荷綱常之擔。我高皇帝之規模宏遠。意思深長。漢高不及遠矣。於是屬僚諸君。咸以予言爲然。請鑄之麗牲之石。而爲之銘曰。

天破草昧。六龍飛蹇。百靈從之。禦侮後先。或翼乘雲。或隕赴淵。吞彼鯨鯢。以闢坤乾。烈烈武臣。捐其脰肩。摧堅拉枯。命不踵旋。惟帝念功。血食凜然。康山雲開。蠡水波恬。誰其鎮之。惟此英賢。永扶磐石。億萬斯年。

晉卞忠貞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年夏六月。皇帝御奉天門。詔臣三吾謂曰。晉忠臣成陽卞忠貞公。朕命工曹鼎新其祠於欽天山之陽。今已告成。當筆之勒石。以傳後世。臣三吾奉敕。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詞。公諱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珍。曰旰。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尙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旣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二子珍旰。悉皆贈諡。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曾無纖毫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鄴鑿。兩見廷奏。尤爲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邪。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創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寧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父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諡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回者。忠貞一念是也。今代遭聖明。日月所照。忠貞如在。定鼎於茲。式禮諸廟。惟是公廟與諸神廟。雜處市喧。

有幾乎瀆。非嚴恭神明所。聖心有所待而未發也。今年春。得今所廟地。乃悉徙而更焉。爲制前殿後堂。三門兩廡。總若干楹。丹堊塗墀。煥然一新。是使公一門忠義。與諸神廟貌。懷乎其有生色。赫乎其相輝映。是神祠之萃於一方。由聖心之萃於一誠敬也。臣民於此。宜亦思惟有孚顒若者矣。公歷仕二朝。豐功偉績。具在史冊。今謹擬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載繫以詩。詩曰。

惟皇上帝。賦公忠義。晉室之東。王綱解繫。逆儔造凶。公嬰其鋒。西陵旣敗。猶奮武功。義膽雖烈。衆寡莫敵。父喪子前。子死父側。巍巍忠貞。竹帛垂名。聳如嵩華。昭如日星。禦災捍患。廟食茲土。遭逢聖明。復徙今所。祠宮靚深。神明赫臨。穹碑屹立。亙古亙今。

明文在卷七十一

碑

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蘇伯衡

故征北將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諡武靖之薨明年洪武十九年月日詔王子羽林左衛指揮僉事景隆嗣爲曹國公既拜命使謂伯衡曰先王際逢昌運受股肱心膂之托感激國恩報稱萬一畢志竭力死而後已分也皇上仁聖嘉念不忘褒卹之典備極哀榮今又不以景隆無似俾襲封嗚呼觀國家恩數之優渥至今則先王獲上之道可知矣不有以表著之是景隆忽君之賜恨親之善無以昭示天下後世也願有請於子爲文而刻諸石伯衡受其言而思之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爲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啓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彼三王者功業懋矣視王之不戰而城降不殺而人歸則有間且僞吳之滅由王覆之諸全元祚之終由王蹙之應昌遠若西蕃之地無不涉歷而疆理焉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而勳蓋世者哉皇上眷遇加異無間存歿固自由此非徒以肺腑故而崇獎之也是誠不可以無述伯衡末學雖無能發揚顯嘗隸太史氏矧嘗獲望餘光而辱容接何敢終辭乃爲考其客白範所爲狀序次而顯詩之王以甲午冬見上於滁陽上喜甚子字之而擇師教之王亦奮然自淬礪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所業示近臣曰是

亦可矣。當習之。馬上從濟江。歲丁酉。以舍人統帳前親軍。策應池州道。戰僞漢梟將余蠻子。走之。引兵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戰元阿魯灰院。判萬年街。敗其軍。貓獠於潛昌化。進拔之。盡獲其婦女畜牧輜重。士卒志滿。殊無戰鬪之志。王曉以此何足道。誠克立功。富貴不可言。況財物乎。士卒悟。乃焚所獲。轉戰淳安。襲破僞洪元帥寨。千餘人皆降。從克嚴州。時嚴新克。城壁不完。僞貓軍水陸猝至。王帥兵踰烏龍迎戰。大敗其陸軍。卽筏列俘馘。順流而下。水陸望見。驚愕引去。乃繕城隍。樹樓櫓。爲不可犯之計。引兵攻諸暨。克之。壬寅。被旨。卽嚴開省。控制東南。貓將之戍金華。曰蔣英者。戕胡越公。而作亂也。徵王星夜馳入城。金華幾淪盜區矣。諸暨守將謝再興。之陰結僞吳。以城叛也。上命直諸暨之西。作諸全州。再興導吳軍。鈔東陽浦江。義烏。使我疲於奔救。以撓我版策。王提兵四面應之。寇計不得行。而新城完矣。僞吳司徒李伯昇。之擣諸全也。兵號二十萬。壁壘互十餘里。報至之日。廟堂不覺失色。王不待詔。以所部馳嬰其鋒。軍龍潭。諸全主將以衆不敵。爲王危之。間使請避之。俟大軍至。共舉萬全。王笑曰。何以避爲。在昔衆爲寡。所敗者何限。獨不聞昆陽淝水之戰乎。兵在精不在衆。何以避爲。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惟致死力。則無不捷。捷則敵之資。若等囊橐中物也。敢有貪鹵獲而戰不力者。以軍法從事。兵交。將士皆奮。王策馬從數十騎出敵背。舞槊衝其中堅。遇者應手斃。陣動。塵衆乘勢縱擊。人馬交馳。戈甲戛札。遂大潰。城中亦出兵夾攻。同聲驩叫。振動天地。斬首數萬級。俘將七百人。卒萬餘人。其自相蹂躪。與陷溪水溺死。幾盡。脫去惟伯昇及其親從數人。鎧仗委棄盈野。僞吳兵力自此焉衰。大軍未啓行。而捷書至也。入見。上慰勞。王悉歸功羣帥。若無一毫已出者。上遣中山開平兩王。總諸衛兵攻蘇州。而平浙獨以屬王。遂進兵桐廬。新城富陽。隨下。獨

餘杭以謝再興五子在懼益固守。王曰：以李司徒二十萬之衆，不能抗我，爾以一縣而欲吾拒乎？急攻之。終日而拔。將校請屠之。王遂厲聲曰：二三豎子逆命耳，餘何辜焉？不屠。行未至杭，守臣潘允明使其員外郎方彞走軍門見王。王問彞何以來。對曰：天兵如雷，雷霆當者無不齏粉。杭城生靈百萬，前茅且至，人人恐恐然。及明公所至，布宣德意，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保。至於難犬亦莫弗寧。又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惟恐來晚。我守臣以爲民情如此，天意可見矣。夫誰與明公敵哉？不如頓首乞降。民有更生之望。軍無就死之憾。以故使彞來耳。曰：勝負未分而請降，毋乃太早計乎？對曰：兵至城下，雖欲降且無及矣。王燭其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允明即日率百司降。王入軍容之盛，紀律之嚴，君子比之淮安王之下宋。且以謂淮安王之下宋也。猶待往返約降，今不約而降，殆過之矣。紹慶台溫皆款附。丙午冬十月十有一日也。不出期月，不血寸刃。平一大方面而攻蘇者，丁未九月始破之。縛士誠送京師。明年洪武建元之春，閩將陳友定之衆騷動。命王帥師殄之。王往，知閩溪等砦。大率未孚於新政。柵窮崖絕谷，以保族逃生。納其降。而建州劍州汀州悉定。竄匿而嬰孩遺棄道路者，踵相躡也。悉收養之。父母來識認還者，全活不可勝計。其秋大軍取燕都。元順帝出走。而燕都以北諸城堡猶城守。宜濟師。二年春，拜副將軍以往。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軍於錦州。次全寧。遇也速丞相軍，與戰連敗。追至灤河。斬宗王慶王。遂圍大興。料其必潰而遁。乃八分千兵伏要害。虜果宵突圍遁去。遇伏遮擊，得去者無幾。擒平章鼎住。斬幟門。進克上都。其秋開平王薨於軍中。其軍詔王併將之。遂併將往援慶陽。從涿州過真定，渡漳沱河，出井陘口。至太原。而中山王已拔慶陽矣。聞大同急，集將佐語之曰：上委我與若等汛掃馘俘殘黨，今慶陽已拔而大同受

圍則移援慶陽之師。以援大同。豈非上所以委我等之意乎。一軍皆曰。主將言是。乃由代郡踰雁。再宿而至。饅頭嶺。擒平章劉帖木穆馬邑。縛黠將四大王。白楊門。前軍距大同四十里營焉。王至曰。此豈駐兵地乎。虜設來犯。難爲備矣。麾之前五里。阻水列營。是夜虜來攻營。王高枕若罔聞知。以二營委敵。使自爲鬪。天且曙。王徐起。不介馬。分左右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探知。王至。開門驅衆赴戰。虜腹背受敵。靡地而殲之。流血膏野。追北至炭窰。獲其名將脫列伯。生口以千數。馬以萬數。其車輜雜畜悉爲鹵。追兵至莽哥倉。乃還。順帝之出走也。屯昌州。蓋里伯遣脫列伯攻西京。規克復。至是始北奔。三年。王以征虜左將軍致討。師出野狐嶺。興和守將降。察罕脫兒其將又降。乘銳夜襲應昌。克之。元太子騎而獨奔去。執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兩宮后妃宮人玉册金寶。歷代重器。致之闕下。追奔不及。還次中興。擒汪國公暨其士馬。松州利州之間。隘曰虹螺山。殊險絕。世家貴族。率保其土。師過。爭脫甲投仗。出降。王撫以恩信。散歸已降之郡。親屬流落行間者。訪問還之。其冬大封功臣。召還初王。以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兼元帥守嚴。由指揮樞密同僉。由同僉左丞爲右丞。在嚴十年。浙江平。拜榮祿大夫。本省平章政事。至是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功臣。特進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右都督。曹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四年。兩川平。上憫其民。新脫鋒鏑。以宣撫付王。時月之間。民大和浹。五年。依舊與中山王征迤北。而東道兵則王節制。次可溫。虜棄營走。哈刺莽來。尋益北走。王曰。虜褻魄矣。可襲而禽。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留輜重廬車。河人持二十日糧。深入至土刺河。其將蠻子哈刺章。悉其騎渡河陣而待。部署我軍而兩之。王自將一軍。從流上而與之合。一軍將以都督華雲龍。從流下以分其勢。有健將出衆。豕突而前。王發矢殪之。虜舌吐。

不能收。遂戰。兩軍犄角。且戰且前。至騁海。而虜騎滋多。乃整險。椎牛具食。謾爲犒大軍者。虜疑相牽解去。留騁海三日。全軍而還。失道乏水。軍多渴死。王以爲憂。次歌而麻思行。尋水處。忽所乘馬蹄地出泉。軍得以無渴。若有神助云。還次代郡。其明年將出朔州者。生致太尉盧伯顏不花。其明年春。分兵出討。一軍出三不刺。永昌侯盛玉將之。一軍出楊門。都督張某將之。一軍白出登。指揮景某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崖。虜將番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若宗上。朵朵失理。真珠驢鄧國公。孛維帖木兒。若丞旨。百家。或斬或禽。而北地悉平。後一年。秦王晉王之國。皆王扈北還。遭隴西王喪。居憂。後一年。西番平。起郡縣其地。第廬都城。扼其喉襟。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饑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額手謝。自後留中。參決朝政。蓋勳感而賢。無右王者。上屬意久矣。以征討事重。故未暇也。王出入大內。上所嘗履地。未嘗敢蹈。其小心謹慎如此。又所區畫。動合旨意。上益愛重之。侍中坐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王感見信之深。見問之切。披肝瀝膽。以效啓沃。裨益弘多。諸所見聞。外間無得而聞。亦無得而著。然天下稱之。其風烈可想見焉。方仰望以致太平。而十七年三月戊戌。竟薨於位。享年四十有六。其豈非國之殄瘁。民之無祿也夫。故薨之日。上爲之震悼。三日不能臨朝。天下莫不歎歔痛惜焉。於戲。天生聖人。纘開正統。王出而任專征之責。馬首所向。如風偃草。名都望郡。以及部落。智者謀無所施。勇者力無所措。靡然稽顙而降附。小夫牧豎。深閨婦女。聞王姓字。愛慕如父母。於是舉羣雄而脫距角。合四海而登混一。非體上之深仁。弔伐能如是乎。抑亦可以表王之盛德矣。王爲人寬裕而周密。明察而嚴重。樂善而好問。容衆而汎愛。心不私於貨利。志不惑於聲色。喜愠不見。言笑以時。凡行師未嘗妄殺。旅拒攜貳者。不得已加兵吏。

卒犯令。按以軍法。輒慘然。終日不懌。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卒死。其遺孤無所歸。教育之。材者請官之。百戶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乙。乙後犯法。吏議籍沒其孥。王曰。妻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沒入。入奏出之。大同之捷。執其名將脫列伯以至。王釋之。延坐共飯。其他故官名在俘籍。隨材收斂。不使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十世。元末兵爭之際。舉宗避而去之山谷間。王下令召還。而戢士卒不得過其里門。毀傷其室廬。王早師當塗潘廷堅。後過當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浙東時。金華老儒葉儀。范幹。胡翰。從王招延。講聖賢之學。王敬事之。不啻弟子之於先生。及位中朝。致書候問。入再拜而授使者。今國子博士致仕吳沈。嘗以王之命。長釣臺書院。食其俸。以餬其口。而有司句考錢糧。追其俸爲斛七十。王度沈貧不能償。遂代償之。賓接賢大夫士。分庭抗席而坐。不以位望隆重。有幾微驕矜。此皆人所難能。惟王德之盛。是以行之無難矣。於其所薄者。猶然。況於其所厚者乎。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齋戒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而政無大小。不稟命不敢行。痛公主之早薨。言及必涕泗交流。其歸改葬也。行距瑩域里所下馬。括髮跣哭如初。喪喪隴西王也。絕口饘粥七日。淑德夫人喪。亦如之。此豈勉強乎哉。嘗自言幼時讀書。不滿十月。然於經史奧義。帝王爲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周悉。上表奏。每館客具橐。能指摘其瑕類。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有一篇。雄渾而溫雅。有古風人之思。他述作稱是。乃知天壤之間。間氣所生。固自無乎不學而能。究而言之。豈非所謂名世者乎。謹按王諱某。文忠字。姓李氏。泗州盱眙人。高曾祖考封贈不錄。子男三人。長今曹國公也。次某。次某。女二人。壻曰某。曰某。孫男一人。某。女一人。尙幼。王薨。敕葬鍾山之陰。神道有銘。而又有家廟碑。今董張二公之文具存。王

平生嘉言徵行。此有不重述者。可考見焉。詩曰。

聖神受命。爲天下主。豪傑景從。其來如雨。則莫若王。材全德鉅。天實生之。爲帝心膺。王初上謁。年未三五。帝曰。朕甥。鞠於內府。訓之迪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茲禁旅。堅城勅敵。一攸而取。維時浙左。立國攸特。不有親賢。疇堪付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內綏外禦。德威惟威。近懷遠企。有苗臣附。方亦委質。彼僭者張。獨罔顧忌。水陸入寇。輒軋而去。乙巳之春。哀厥精銳。偪我新城。侮我無備。邊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蹂以突騎。鼓噪乘之。聲撼天地。譬以戎輅。轆彼蟾臂。其軍廿萬。幾無噍類。既覆其軍。遂奪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台溫慶紹。莫不寧矣。殂彼七閩。廓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成算陸受。婉孌元君。雖云出走。尙聞假息。欲圖進取。汝師汝督。往扼其後。王辰奉辭。行不逮西。烝徒肅肅。晏及雞犬。得地得衆。易於拉朽。或禽或誅。莫匪戎首。額額應昌。逋逃淵藪。不虞我師。至奄左右。俘厥虜王。以及妃后。豈無寶玉。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鎔金爲券。以莫不錫。王拜稽首。大勳之集。社稷之靈。天子之德。亦師之武。臣則何力。元社雖屋。元運雖訖。餘孽猶存。臣遑暇逸。請揚天威。覃彼有北。帝曰。俞哉。朕固汝必。歲凡三周。師凡六出。何深不入。何城不克。何強不服。何醜不獲。豈曰窮兵。爰拯其溺。均吾赤子。何謂戎狄。遏彼西番。白日所沒。王且往釐。申畫郡邑。矧茲全蜀。其有不卹。文軌既同。大統以一。帝有溫詔。汝克輸忠。炳成鴻業。樹此駿功。尙左右朕。圖惟厥終。文致太平。虞周比隆。王拜受詔。夙夜在公。以經以綸。忘其癘痼。三旬在告。邁茲憫凶。朝則有士。野則有農。茹泣相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間氣所鍾。生爲人英。歿而愈雄。在天乘雲。上下從龍。爲雨爲霖。品彙其蒙。況也嗣子。綽有王風。

實難陳善。祇事兩宮。繼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同。則王汝祚。寧有終窮。豈以死生而殺而豐。是用作詩。以告萬邦。

敕賜滁陽王廟碑

張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橐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思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此。爲文於石。臣來儀謹再拜奉敕。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瞽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瞽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歲。夫婦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別籍。三人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時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問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爲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王爲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以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含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爲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

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趨起。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旣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旣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讎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異處。皇上禮送行者。俄爲所覯。王聞驚懼。得疾。尋卒。歸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降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爲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洪武元年。天下旣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實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墓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乎人。蓋必有所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旣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難。識潛微。納於貳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旣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實由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卽是爲銘。銘曰。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實啓王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室未媿。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萋斐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付以闔外。顛強蹙驕。有衆日大。變生不意。卒疾於驚。何啓其緒。弗享其成。皇明日昌。旣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一飯必酌。矧有大造。

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園塋。祠官孔巖。報祀春秋。鬯酒鏹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毋曰無後。王女皇祀。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焚焚者雄。孰王之似。小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明文在卷七十一

神道碑

皇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西侯追封黔寧王諡昭靖沐公神道碑

十景

皇明以神武定四方。混一區宇。懋德禋祀。東漸西被。罔有內外。時則有若貔虎之士。翊運之臣。迅掃爬梳。用能咸和天休。以集大命。草昧之初。各奏爾功。歸於有德也。至於內託肺腑。而建丕績者。則成於天地涵育之功也。是以一舉而開閩關。大業闢矣。再奮而運斗樞。大政立矣。三厲而西略。自西徂南。大統一矣。翊亮之功。昭茲甚明。此皇上之所以始終垂眷。大有造於黔寧也。王諱英。字某。姓沐氏。鳳陽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稚。喪所怙。鞠於母氏。母又故。時皇上龍飛鳳陽。往拜於門。上奇而育之。賜國姓。既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色。亦無怠容。弘量孝恭。出於天性。上益奇之。滋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焯有聲績。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廣武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鼎。命王從征福建。擒元平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時天下兵樞交壅。治出聲生。稱上意旨。中宮猶屬望焉。九年。乘傳繇陝右。抵熙和。布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征蕃部。西度黃河。略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虜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階仍舊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蕃降元萬戶乞失加三副使舒朵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二萬雜畜二十餘萬是行平朵甘納隣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略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騎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爲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生擒脫火赤知院愛足全部皆降明年領軍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過驢駒河虜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綵辰沉出羅鬼攻普定下之攻普安又下之轉戰而前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以司徒平章達理麻軍曲靖會大霧咫尺不辨壓白石江兩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來利在速戰然衆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佯若渡者遣奇兵從上流濟草山出其陣後爲疑兵元軍見之陣動王麾軍泅水渡元軍亦卻陳我師旣成列鎧仗鮮明彼皆奪氣遂大戰自旦至晡躐血震蕩王縱鐵騎撞之出而復入生擒達理麻於淖元兵遂大潰僵尸相屬乘勝蹙之勢若拉朽梁王棄城走死之收其金寶撫乂其民列衛布守諸郡皆納款惟大理不下王率兵攻之段世據龍尾關關險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黎明王策馬亂流攻關關不守至城前後受敵擒世拔其城會川永昌皆平間使下車里下緬不泐十辰雲南底平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虜兵二十餘萬圍雲南四十餘日王以鐵師萬人馳救之虜聞拔營夜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焉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思綸發以三十萬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遙應之王率軍三萬禦之期日合戰至期分軍爲三蠻以象乘高擡我右軍右軍少卻王下令曰卻者斬左軍與之慶中軍右軍夾攻之聲震山谷蠻酋刀斯郎斃於象

蠻師大奔，斬首無算，俘萬餘人，盡獲其軍實。思綸發，遂降。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半矣。又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錫宴奉天殿，賜金銀楮幣繒綵，以萬計，尋還鎮。上慰曰：爾在雲南，朕無南顧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親擊之，阿資僅免。有詔命王還鎮，以僉都督何某爲平羌將軍，代統其兵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伯。八伯來貢。八月，錫土田。明年夏六月某日，王立廳事，忽仆於地。侍者扶入，曰：我中風，不能起。受皇上厚恩，不能報矣。遂薨。時年四十又八。軍民罷市巷哭，訃聞，上哭之慟。轍朝制文，遣禮部往祭，命其子椿以喪歸葬，發軍護送。所至百司祭於道。十月戊午，王喪至自雲南，上遣中使往祭。明日，追封黔寧王，諡昭靖，賜葬於江寧長泰鄉觀音山。時某年某月某日也。敕百官郊送，比葬，上諭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祭者再。部府諸司祭者一。曾祖考某，祖考某，父某，並追封黔寧王。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並追封黔寧王夫人。明年，塑像功臣廟，敕太常祀以太牢。凡葬資皆給所司，不煩其家。雲南民夷請立廟，守臣以聞。制曰：可。初，娶馮氏，故追封穎國公國用之女。先王卒，追封黔寧王夫人。再娶耿氏，故贈長興侯某之女。子男五人，曰椿、馮、夫人出也。上賜以名。由後軍都督僉事襲爵西平侯。今鎮雲南。孝友忠勤，民夷悅附。以兵梟越叛阿資，威震諸夷，可謂能繼王之志矣。曰某，耿夫人出也。僉後軍都督府事。曰昌，曰景，曰昂，側室出也。女四人，孫女二人。夫天地之道，尚孝而右忠。帝王之政，褒德而顯功。王在鎮之二年，中宮王后薨，水漿不入口三日，斬衰哀臨終喪。三年，皇太子薨，喪毀逾禮，因以成疾。孝足稱矣。初，莅督府，以大學有正心之要，綱目得春秋之旨，太極圖明天人之道，出師陳情表著忠孝之實，終身披誦不輟。家事治而事上必本於忠勤，在鎮之日，侍衛不過數十人，德可徵矣。其馭軍也，敵攻無堅，城守必飭。

從征討。則效忠獻謀。奉旗斬將。及爲戎首。則神機橫發。出奇制勝。功出漏刻。有古良將風。功可尙矣。其爲理也。弘毅寬裕。招納賢士。長駕遠馭。恩威兼下。墾田至五十七萬畝。而軍實充。連歲用師。小大戰至數十餘。而軍士豫附。忠可見矣。嗟乎。忠孝昭於身。天下仰其光。功德著於時。天下被其澤。王之事上有子道焉。有臣道焉。上之撫王。有君道焉。有父道焉。非他人之爲君臣者並也。其生榮死哀宜矣。銘曰。

聖皇啓運。受命自天。王氣浮淮。有開必先。暨暨將臣。天挺神武。鼓盪風雲。闔闢寰宇。五神闡珍。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遂荒其區。遂搃其吭。沈沈樞府。我寵居之。秩秩皇猷。我儀圖之。載敷恩澤。西涉涓源。載敬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昴。茫茫井絡。氣交神州。載清載夷。投鞭斷流。式遏土誅。自爾南夷。日月出矣。爍火何施。天兵一麾。仆山摧壑。封其鯨鯢。以示大懲。額頌其城。大纛高牙。萬方攸同。六合一家。布德施威。一紀是釐。習爽關昧。莫不惠來。皇帝曰咨。予嘉乃績。黃金大帶。龜判琮璧。鈞天無人。陟帝左右。帝曰嘻哉。朕心曷究。追王黔寧。錫兆京畿。以享以祀。以介繁禱。推尊王爵。上及二世。澤逮漏泉。無幽不屆。子孫繩繩。世有封爵。允忠允孝。以永天祿。觀山之原。神道有門。刻銘貞石。以勒殊勳。

明文在卷七十二

神道碑

周恭肅公神道碑銘

夏言

聖天子勵精圖治。思得篤業大臣。以位冢宰。以摠百揆。而左都御史白川周公。爲衆所推。實充其任。公益矢心畢力。精別淑慝。以仰稱德意。士論翕然歸之。未半載而疾作。薨於位。訃聞上爲嗟悼不已。詔所司給傳舟備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恭肅。制得樹碑神道。而公之子都事國南。於是以文請。予與公同朝。雅重公。其奚可辭。按公姓周氏。諱用字行之。別號白川。世爲蘇之吳江人。始祖俊德。在元贅張院判氏。凡三傳至瑄。讓外家業。復歸於周。實公之祖也。生子昂。以孝義重於鄉。娶於計。是生公。公生穎敏不凡。尤刻苦力學。弘治辛酉。以書經魁鄉榜。明年壬戌。登進士。筮仕行人。奉使楚藩。諸所餽遺。率卻不受。衆占公有遠器。三載。改除南京兵科給事中。時武廟以西僧言。遣使往迎。其所謂法王者。及中貴用事。擅黜陟權。九卿科道多不由銓部。又有中貴鎮守江西。非法置人於死。莫敢誰何。公獨前後抗疏。力詆其辜。天下快之。然銜者衆矣。陞廣東左參議。值番禺盜起。公設策征勦。擒斬九百餘人。平十有八寨。同事者或欲張大己功。恣意誅戮。公覈其可疑者。悉縱之。或以所斬獲少。懼且得罪。公捐己級與之。藉得免。捷聞於朝。竟以銜者當路。沒公功不賞。公亦不言也。迨嘉靖改元。詔擢用天下賢臣。公於是陞山東按察副使。備兵於臨清。恩威並著。盜用斂跡。陞福建按察使。推鞠詳慎。小大必以情。獄無停囚。咸稱神明。陞河南右布政使。歲大旱。道殍

相藉公職當清戎乃毅然白於巡撫以賑飢爲己任躬循鄉落間廉其狀復經畫銀米戶爲之給所全活甚衆公車所止甘雨輒注歲於是大稔寮佐以病廢職訟獄繁積公代爲分守即時剖決盡釋其所繫民用太和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督南贛軍務有巨盜負險爲患久不能下公密召其黨諭以利害結以信義而授之成算竟斬首以獻不煩寸兵贛豪室多隱其田稅顧貽之貧者致相竄亡公命履畝覈之革其弊而流亡以復初設稿廠權商稅以給軍餉既而稅過重商苦之不復繇公爲劑量著之令商復樂趨而公用以裕召還理院事尋陞吏部侍郎凡四掌院事以尙書嫁禍故左遷南京刑部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疏乞起廢其所推荐皆海內人望也兼操江兵卒平太倉海寇公與有功焉陞南京工部尙書立準式平物直貪商污吏莫能爲奸慈聖太后梓宮祔葬顯陵道江淮公治巨艦以奉安之若履平地大慰聖天子孝思改南京刑部尙書九廟災坐自劾免家食者凡十年撫按交章論荐起爲工部尙書督理河政疏乞脩溝洫以防河決凡五事皆見施行改督漕運復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歲當考察京朝官公合諸御史所論而詳稽其賢否雖至親不爲少庇天下咸服其公九載考績加太子少保會吏部尙書缺上特以命公公謂集衆思廣衆益在臣職當爾況黜陟大務願自怙其識乎凡部中事悉虛心訪諸寮佐以務盡天下之情唯勤唯慎殫夙夜不懈卒以過勞成疾疾且革猶以天下述職朝廷重典日取羣吏功過手自籍記以付諸卿貳靡不允當事甫竣而公薨矣實嘉靖丁未正月十九日也傷哉公性至孝友童子時嘗割股以療親疾人無知者遭親喪哀毀骨立茹蔬寢苦終三年不變恆以仕宦不及歛親喪藉弟克慎大事待之甚厚有妹適陸氏年十九而寡苦節餘三十年公敬愛終其身平居簡靜寡慾食無重味敬

歷中外且四十年。罕以家累自隨。人無敢餽遺。亦不敢干以私。其死也。至不能備棺直。治家嚴毅。有則每訓諸子。讀書明理。務爲善人君子。與人言懇懇由衷。聞者感化。與卿貳永訣。猶嚶嚶以天下要務爲言。且呼國南。囑曰。爾慎弗及他事。其忠憤至死不渝如此。大父。父皆以公貴。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母及配施氏。俱贈夫人。子男四。長卽國南。都事。公廕也。次兆南。式南。乾南。孫男女十。壽七十有二。卜以戊申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澄源鄉西亢之原。嗚呼。公以清修之操。剛敏之才。弘遠之識。爲聖天子。睿知。特隆簡任。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天下賢才。亦且訢訢然倚公爲重。天不憖遺。遽奪之算。傷哉。曩公爲廣東參議時。卽憲張公。總督兩廣。疏荐公。自代。且謂公文武兼資。當不在先臣韓雍下。蓋公之望重於天下久矣。考之謚法。執事堅固曰恭。尊賢讓善曰恭。執心決斷曰肅。正己攝下曰肅。公謚其稱矣乎。爲之銘曰。吳山之陽。震澤之潰。元氣攸會。生公不羣。鍾靈擢秀。揚英吐芬。諫垣抗疏。直氣干雲。旣司藩臬。削乎巨寇。首功不伐。以讓寮友。才優聽斷。仁弘賑救。隨車甘雨。感通非偶。握銓總憲。敬歷兩京。持廉秉公。赫赫厥聲。天子曰都。咨是老成。魏魏冢宰。倚畀匪輕。公帥百僚。鞠躬盡瘁。剗剔奸蠹。明揚士類。歲當述職。大計其治。夙興夜寐。以死勤事。自公之薨。邦失典型。聖主震悼。日月爲暝。詔隆卹典。稽實易名。君仁臣敬。千載崢嶸。西亢之原。佳城鬱然。輅爾白璧。還歸其全。穹碑樹德。一方巨瞻。佑爾後人。於千萬年。

少保戶部尙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楊士奇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家於饒州。曾祖復。祖希政。元末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爲湘陰縣儒學教諭。遂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教諭公沒。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

卽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婉愉得母夫人歡心。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罵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公往觀。卒無所言。他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戶部四川司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爲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於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大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有不率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於恤之意。人人效用。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駕親征西虜。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庶事。修舉京師肅然。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綵幣四表裏。羊酒鞍馬。自是屢奉命侍。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敕嘉獎。有涇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論。太宗親宴之別殿。無幾。賜誥命。追封祖考皆爲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爲夫人。封母爲太夫人。重修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修。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表裏。北京宮殿成。奉敕召仁宗皇帝及今上於南京。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西虜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仁宗皇帝嗣位。卽日復公。

戶部尙書公以母喪未終辭。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仍兼戶部尙書，賜玉帶。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尙書二職如故。賜誥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爲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尙書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知遇之厚，鞠躬小心，靡或不盡。修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修。仁宗皇帝崩時，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卽位之儀，皆具。皆公一人所預定。上旣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孜孜惟謹，寵賚日盛。修仁宗皇帝實錄，仍爲監修。庶人高煦反，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褒公之德云。明年扈從巡邊，旣還，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敕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益厚。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明旦入謝，莫歸第。得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尙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賜諡忠靖，賻鈔萬緡。敕有司營喪葬，官其子瑄爲尙書司丞，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衛卒巷氓，亦有歎息。至流涕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厚。原啓沒，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旣貴，九韶陞教國子，月恆分之祿。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調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躓，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澗深，閎廓不見涯涘。嘗有從隸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曰：「汚可浣，何

懼爲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宥密。雖泯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爲善人。長者喜爲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爲榮。公配鄭氏。有賢德。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琬。瑄。瑄。女一。嫁虞瑄。瑄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葬湘陰。其家以墓碑屬子。子與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嘗爲予道其平生。予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

沂夏厥初。以國爲氏。衍於會稽。縣縣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徙居。暨唐中和。復徙於番。懿夏之世。逢掖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續。轉鄂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燕歌鹿鳴。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繇司徒屬。暨掌邦教。寅恭小心。寬仁允蹈。參決大議。洵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嶽。嶽焉弗移。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祇事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鳥几几。國有老成。堂有柱石。胡不慙遺。當宁輿側。旣榮且哀。隆隆寵光。於乎忠靖。沒世不忘。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彭時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氏。世爲吳郡崑山人。五世祖秀實。愜重好義。元季有暴僧聚徒事焚劫。爲鄉里害。秀實卽圖上其事於官。捕斬之。時稱爲葉義士。曾祖茂林。妣朱氏。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兵科都給事中。贈山西右參政。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因勸

游邑庠遂駸駸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英皇北狩。郕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與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廷之賊。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卽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四三日間。凡七八疏。悉合機宜。虜旣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旣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立於事功。恥無不雪。讎無不復矣。今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卽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飢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爲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爲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於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有旨令尙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西虜南蠻爲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弭灾防患十二事以上。及開禁中頗事游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於

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奸佞。恤民生。禦外患爲主。其有裨於時政爲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旣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喫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畊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津關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爲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人。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聽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已。請益兵。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議破賊。芟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今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保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旣而特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於邊。襄恤已徃賢臣。爲方來勸。上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冬持節封藩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飢。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旣還。復命賑

濟京民之飢者。全活甚衆。八年。西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畊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人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焉。至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卿。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緡。諡爲文莊。遣官諭祭營葬。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邑之積善鄉。濫瀆之原。公爲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尙名節。言動思跂古人。居家惇孝友。莅官清慎勤恪。施設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爲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於家。公凡再娶。先金氏。贈淑人。繼耿氏。刑部尙書耿寅惠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晨。補國子生。娶副使張和女。女三人。一適貢士虞臣。一許夏景澄。一尙幼。公之卒也。晨不在側。冢宰尹公旻。率僚屬經紀其喪事。旣又狀公行畀晨。晨奉以徵予文。且曰。先父雅愛先生言。幸勿辭。而公內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意以請。因摭狀言著其槩。系之銘曰。

古稱才難。今世尙然。彼長此短。用各一偏。優於政矣。其文叵傳。文或工矣。政譽弗宣。達觀於世。百靡一全。而公兼之。寧不爲賢。惟公問學。有本有原。公之操履。金石其堅。清文達識。自視無前。檢身約己。猶恐或愆。

敷歷中外。逾三十年。忠君愛民。心實勤拳。言惟婉切。用適方圓。惠浹於民。威行於邊。緬懷鄉袞。我其隨肩。謀謨事業。期著後先。何志之遠。而去之邁。位不滿德。繫命於天。墓門有碑。德烈是鐫。於乎文莊。百世不諼。

明文在卷七十四

墓碑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物。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卽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誕被聖化。思觀清光。靡知忌畏。輒敢塵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天子以父寧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欺寡。非天子執使之然也。天子功德暨於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跼而履。惟天子邈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詣闕下。以達其誠。上曰。嘻。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蘊珍寶者。霽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藿然而實。異禽踰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聖人。德教流溢於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爲天子氓。故矜奮而來覲。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於華蓋殿。旣。連宴於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子。內館。罷。宴。敕大官厚具。獻食。日命大臣一人。待於所舍。中貴人專接伴。盛其班張。豐其廩餼。入朝。班次上公。寵渥至矣。踰月。王忽感疾。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差劇。聞小瘳。喜見顏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朝。觀天子聲光。卽死無憾。

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爲胡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卽不起。其以兒人拜謝天子。誓世世無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八。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敕有司治喪具。厚恤典。賜諡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負荷。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歿有遺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夫是月庚寅。以禮葬于安德門外之石子岡。敕爲文誌其壙。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係邪子。一人曰遐旺。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服。玉帶儀仗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錢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黑微。曙那沙那那萬。曙邪三人。俾輔遐旺。詔有司立祠於王墓。眞守墳者三戶。敕建碑祠下。命臣廣製刻文。皇臣廣仰惟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歸。惟恐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綴集於庭。歲以萬數。浮泥王去中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爲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其下。以不忘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聲爲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受恩深厚者。由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猗歟浮泥。邈處炎徼。感化來歸。風騰雲越。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抃姓姓。踴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天子之祐。戴天履地。疇此轅駟。翹首大明。遙來獻誠。天子曰吁。予統宇內。綏爾于寧。惟德罔逮。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德懷仁。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

靈發其藏。不愛而出。荏苒草木。惟葉。藁藁。煌煌者華。有實其蕢。異禽和音。鳴拂其羽。走獸覺覺。亦踰以舞。國黃耆曰。聖化所漸。臣國雖邊。臣心仰瞻。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旨。云胡期月。疾忽及之。奄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遺瘠。死有弗忘。天子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逸。西南諸蕃。靡城王匹。生者誠款。歿有諡銘。爵于王胤。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生靈。其永無斃。王雖不歸。王聞孔彰。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王處士墓碑

方孝孺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遷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嘗遇火。父年九十。臥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早卒。撫從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羣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賜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取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壘西山之原。而葬先卒者於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

皓昂。昶。昱。普。暉。嘖。嘖。皖。鼎。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沒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予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謂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於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沈學士墓碑

楊士奇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德輝。嘗爲郡史。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爲諮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卽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中裕然。時同謫者多人。率於公交。達官重帥。爭欲迎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旣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爲弟子師。且莫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尙書江陵楊公爲編修。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方時制敕填委。旣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眞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眞。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爲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諸貞石。傳於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聞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

於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蓋公一藝耳。爲文章尙興致。平澹雅則不爲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遂陞侍講學士。奉直大夫。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誥歸。焚黃。賜鈔給驛傳。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粲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爲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閒或邀公。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閒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雜列花卉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弈。意度翛然。所作詩文。有滇南橐。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橐。藏於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營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訃聞。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葬。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藻中書舍人。陸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琪。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沒也。蓋哭之慟。於是粲及藻求予表墓。予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爲之表。

文橋庵墓碑

王守仁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巋巋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躋躋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庵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

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則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業棠束集杖，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庵。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者，爲之行狀，甚悉。

節庵方公墓碑

王守仁

蘇之崑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以賑飢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畊，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旣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脩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

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脩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脩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至於庶人在官者。亦有脩治之責焉。其祿足以代耕。斯亦農之流亞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敍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畊於莘野。傳說版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可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驚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旣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蓋耐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庵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封兵部主事王公墓碑

茅坤

嗚呼。西隴之原。望之鬱然。松楸其閒者。蓋敕封兵部武庫主事質齋王公所卜。而手封其配徐孺人之藏者也。又十二年。萬歷丁丑。武庫公歿。其子永州太守倬。起封合葬。又八年。而太守由廬州徙爲山東按察司副使。移書屬予表其墓。先是隆慶己巳。南粵曾一本。猝起海上。穆皇帝詔司馬劉公燾出填之。令公推擇尙書郎。夙負材望者。以自副。公徧推擇。尙書郎無如武庫君。疏請與俱。予故奇君。閒過候君。不遇。

其父質齋公。縉衣布冠。躡履前迎。載酒飲于雁湖之上。檻以外煙波萬頃。公築室而俯之。左圖右史。嘉樹名花。爛然繡錯。與鳧鴨鵝鶴荷芰莎芷相掩映。或謂輞川不過也。閒與之口畫當世。公爲膝席而譚。沛然懸河之注。一一中名實也。予故并奇公。遂交於公父子。閒當是時。武庫君特憐公髮且皓。不能無濡忍。婉戀之色。公獨趣裘裝。且出詩五章及所爲書數百言視予。大較並蒐乘選將虞險料敵之旨。且賈勇武庫君。而以震盪戎行者也。已而粵州羣寇次第縛。司馬劉公露布以聞。中外士共嘉武庫君多帷畫。且以併推公焉。嗟乎。抑亦奇矣。公少以高才生。善文章。名州郡。閒生不及掇一第。以自顯。出所抱遺蘊。口授武庫君。君乃第而公與孺人拜天子璽書之封。如制武庫君。卒席公所教。以顯功名於時。世之縉紳。大較覽諸海。不敢不本之河矣。按狀。公名周。字宗文。別號質齋。事父孝。與兄弟弟。其脫身出館。徐孺人家也。一切故業。並以遺伯兄某。而姻黨以下。孤且寡者。公攝之。閩里之流亡不支。及鬪且訟者。公往往濡沫而批解之。公與孺人少以貧。熒熒然色將內外。父與母已而褒封。或及分祿矣。然終其身。飯脫粟衣。大練衣。蕭然如故。書生時。足不蹈城市。郡二千石。數禮聘而賓飲之於學宮。公亦輒辭避不出。獨與里中善詩歌者爲社。遊雁湖上。因自呼曰雁湖釣叟。閒嘗揭其廬曰。敝廬庇風雨。居之自安。薄田膳饘粥。用之不盡。茲固公所自好也。遠近聞之。稱爲寶錄。於此可覘公澹漠之風。於漢陳太邱郭有道無相遠已。假令古昔盛王之世。公故當以鄉三物而賓興之。卽漢以下。猶或如州郡所歲舉孝悌明經及他篤行者以聞。然皆不以及。而僅以其子之顯也。爵而列之。而不得以尺寸聲施。惜哉。雖然。其生也。如古鄉先生。其歿也。固當祀之社。而蘋蘩不廢。予故謹表之。以爲閩里勸。

明文在卷七十五

墓表

故章府君墓版文

宋 濂

章府君姓也。遇孫名也。宗觀字也。浦城西邨。康州刺史及自南安來遷也。今居龍泉。康州五世孫都官郎中重再遷也。又十一世至煥文。三遷縣西之錦川也。煥文生斯立。斯立生格。皆潛耀巖穴而善利覃於鄉邦。此府君曾祖祖父也。當唐之季。遠祖仔鈞受唐命。官至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勳名著於一時。其妻越國夫人練氏。懿德陰暢。能全建州一城。生子一十五人。其後多榮號。登進士第者幾百人。若郇國文簡公得象。以清忠致位台輔。若寶文閣待制衡。以文辭卓冠多士。若忠恪公誼。立朝論事務存大體。若莊簡公棗。建功涇原。而夏童不敢東牧。蓋彰彰者。其他位法從。典大藩者。項背相望。此府君世澤也。持身疑簡。超然百爲之外。而毅肅之氣。洽於倫類。望之如大山中居。莫不尊而仰之。然耿介無阿私。臨事定議。則曰某爲回邪。某爲審諤。凜凜不少貶。此府君恆性也。凝坐一榻。自明至曛。未嘗去衣冠。發言必思踐。未踐則終日苦思。遑遑不少寧。族嫗比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弗敢慢。且諄諄然戒曰。惇爾孝弟。引翼爾文學。毋隕乃祖。乃父聲聞。以爲爾家羞。人稔其德。事不得直。亦上謁而求平焉。從容諭之。輒中其肯綮。誓勿煩有司。旱暵疫癘。泣禱於上下神祇。不獲應不止。此府君馴行也。甲子三百六十有六。府君所享年也。至正三年五月六日。歿之年月日也。窆之年月若日。則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也。縣之西寧鄉。

玉峯山之陽葬之地也。宋兵部架閣張公宏女。府君配也。曰珪曰璋曰御史中丞。溢子男子也。妻。縣人士陳師大者。子女子也。曰存仁曰存質曰某元帥存道曰存誠曰存厚曰存禮。孫也。件繫羣行而爲之狀者。青田劉先生基也。撰次其事而樹文於墓門者。溢之同志友宋濂也。銘曰。

維章受氏出自東海。曰齊之姜也。奕葉蟬嫣。施於北南。於燁其光也。玉象降徵。疊笏成陵。爛然有章也。府君承之。凝簡而昭。淵愨以莊也。左矩右繩。周旋救慎。納於危防也。不詭而隨。不肆而叩。不虜而涼也。含真葆熙。胎合至玄。莫吐耀芒也。何以媿之。龍劍在襖。神珠韞房也。苟鬯所施。物凶非吉。胡斂不張也。有子繼志。曰隱曰顯。各惟其常也。棲心奧區。三秀孕奇。或發休祥也。執法中司。白簡巖巖。凜爲飛霜也。玉峯之阡。沖和固結。其氣靈長也。太史勒銘。鐫諸樂石。百世而弗忘也。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宋濂

浦江義門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丞德珪之曾孫。東塾處士文嗣之孫。元贈中書禮部郎中鑑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於家。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縣東三十里杉柏墓之原。其子挺桷與其孫炯勳。合辭請銘於太史氏濂。濂乃爲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米鹽細務。一一鉤校。使無所漏也。更繇之繁身獨任之。戴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款。一本諸誠。無纖毫人僞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卒皆信服。呼之爲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岳重臣。嘉其篤純。欲辟爲從事。辭不爲也。上繩祖武。下儀孫曾。循蹈規矩。晝夜兢兢自惕也。買田以祭。嚴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戒

勿質鬻之也。合爨十世中更亂離。左抗右禦。卒使危復安也。羣從同樂。熙熙然如春風和氣。襲人見者革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加己。誓不先人也。國初定賦。郡田一斛。驟增其半。白於當路而獨之也。姻家析貲。陳之以乘蠶。不以己之親疏爲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歛其租入。逮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之林。僮往禦之。反爲盜所毆。僮妻往護之。失足墜。暫死。禁僮勿訟。反遣之。構櫛也。職此之故。聞其捐館。一郡爲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閒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安。能通詩書。爲一家女師。是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虐。兄弟爲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彘倫賴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奈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不爲之涕泗洑瀾。非仁人也。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 璉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之君子。曰處士諱洧字仲宗。其言慤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於太史潛溪公。劬躬勤志。痛自繩斲。籠雞臥榻之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誠篤恭順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蒞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名連於牒。當就逮京師。處士老其兄。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昆坐誣罪。爭先死。繼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喪歸。不惟其家哭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

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有淑德。賢行。子男二人。櫟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煒。烝。耿。焞。燭。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諡曰貞義。柏有文學。與子皆師潛溪公。處士遇子最厚。柏以伯父左春坊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事變。隕身於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錡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於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黃灣馬公墓表

徐一夔

黃灣馬公之既歿也。其孤葬於其鄉善提山長生嶺之原。後十有二年。值大明更化。徙郡縣巨姓。居於中州。馬氏亦徙居穎上。又十有二年。其孤自穎奉其母以還。歿於濠上之舟中。含哀茹毒。裹遺骸而南。與公合葬。旣襄事。匍匐走見予。泣且言曰。我先人有潛德。不肖孤以奔播故。不得請銘於當世。立言君子。以貽不朽。今著作家爲東南所推重者。在先生。矧不肖孤。又辱有一日之雅。寧靳而不爲之執筆乎。予記張氏陷吳門之歲。避地黃灣時。馬公捐世未久。其孤嘗闢館以處我。而使其子與姪於予授經。予以亂故。爲三年留。故知公爲悉於義。不得辭。乃本其世系。與其行實之章。章者爲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汴人。從宋

南遷居今海寧縣之黃灣譜牒散失莫能考其傳序大父以行稱是爲萬十一宣教父諱君玉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閒仕爲西路鹽司典史母鄭氏盛年而寡守志撫遺孤馬氏世業鬻海藉羣鹵丁以事淋熬屬歲大侵羣鹵丁散去其母盡鬻簪珥以活之公於經史頗通大意幼游鄉校以父喪未卒業而歸事母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後家日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飽自存者皆周給之性度寬厚與人交不置町畦亦頗尙氣里有出己右者則折之以義使自媿伏平生不惑於邪說里人有疾輒赴詭祠吹簫擊鼓剖羊醢酒日以祛菑公曰此正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絕而不爲浙俗信佛多貲之家莫不爭施財以華飾其居曰以種福公曰彼惑於因果輪迴之說故至是施財於生前而收福於死後理無是也家雖餘饒不以一錢尺帛施僧惟篤於教事每語其子曰吾觀諸孫多秀發宜擇良先生教之曰讀書知禮義可以持家可以發身將屬纊其子請遺訓又以爲言故其子奉命惟謹雖在襄經亟築館爲設教之地故長史朱君右過之嘗本其意而名之曰誥教可以見其爲人矣公之歿以元至正十有六年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葬以某年十月某日配朱氏孝順慈儉爲婦爲母皆盡其道其歿也年八十有四而祔葬之日則大明洪武之十有六年正月某日也子男四長繼周次維周以督海運功元授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次用周出繼弟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某後次臣周後公十二年卒女二長適沈某次適董某孫男二人曰綱曰秩皆明經舉進士綱蚤亡秩今爲穎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曾孫十人女五人嗚呼自夫鬼之說盛於荆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夫佛之教行於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爲甚至於家塾黨庠之制旣廢富而不知教不獨遐陬僻壤爲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苟有材力命與時遇能使

其家轉約爲裕。亦易易耳。求其有卓然之見。不媚鬼不事佛。而認認然以教爲事。如馬公者。蓋亦鮮矣。子以其事可以範俗。是用揭之於墓。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王禕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率直。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胥化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滅盡矣。爲士者怒馬短衣。効其語言容飾。以自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水器。別號時齋。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爲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爲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詮。德詮生諫。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恣益。恣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鉤發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於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訂。較辯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雙業者繼於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於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疏矣。使更

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爲善者寡矣禱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祐祉乃棄諸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於就日鄉義和里之阡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爲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胡義士墓表

胡翰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爲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墜東抵處處阻險而俗曠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爲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蕩溪之寇殷氏杜氏啖羣兇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祚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爲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束手視之耶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爲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虜擣邑郛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樹於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令嘉其能檄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於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巖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衆固守聞賊至山嶺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於前倉又破之賊數

戰不利。明日迺盡勒其衆。間道出方巖。與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於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於占田。元祚盡銳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鬪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歿於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爲天子命吏。不能贏股肱。効尺寸功。而元祚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自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朝廷脩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予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予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於色。爲予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予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爲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賤。男女扶攜。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祏。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士畫地自守。玩惕以養寇。畏縮爲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費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爲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己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既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貴富乎。就令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牛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卽裕。次襖。次拓。次禔。子旣多。君之義。又愛其之子。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